



单人木偶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秀槐

方尺戏台 独守匠心

文/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林夏



林秀槐。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柯丽云摄

小小戏棚里,林秀槐藏身幕布后面,一个人撑起了一台戏:操控木偶,唱、念、做、打样样自己包揽。六十多年来,他演单人木偶戏近万本,把欢乐送进了千家万户。2008年,这位深耕单人木偶戏技艺的民间老艺人被广东省文化厅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一颗戏痴心,三年苦学艺

1936年,林秀槐出生于电白林头镇秧前村。那时,村里每逢年节会有木偶戏表演,村民谓之“鬼仔戏”。孩提时,他便喜欢观看单人木偶戏,那栩栩如生的木偶,令人眼花缭乱的武打动作、跌宕起伏的剧情,他一遍遍地看也看不够。对单人木偶戏的热爱在他心里愈发浓烈,成为他日后投身木偶戏艺术的起点。

木偶戏按表演人数可分单人、双人、多人三种。电白木偶戏多为单人戏,以粤语乡音说唱,锣鼓相伴,唱腔圆润,剧目多取自民间传说、历史演义。林秀槐由铁杆戏迷变成操偶艺人,只因结识了远近闻名的木偶戏师傅——周家允。

周家允是羊角镇南华村人,大学生,擅长木偶戏表演。因熟读历史故事,通晓音律,腹有诗书,他表演木偶戏既有历史感,又充满生活气息,颇受戏迷欢迎。林秀槐26岁那年,观看了40多岁周家允的木偶戏后,被其精湛的表演所折服,遂恳求对方收他为徒。

林秀槐用诚意和人品打动了对方,得以拜周家允为师。此后紧紧跟随在师父身边苦心学艺。单人木偶戏观赏性强,表演却不容易,唱、做、念、打均由一人完成,对艺人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师父走村串乡表演,林秀槐紧随左右。“师父教学十分严格,他带我下乡做戏时,若我转头去看别的,不留心去学,他一棍子就敲过来。”林秀槐说,师父自身非常出色,所以对徒弟的要求很高。

在师傅的悉心教导下,他反复揣摩操控木偶的指上功夫,勤练唱腔,并熟读《三国演义》等古代小说。随师父下乡,他常常上台表演,积累经验,并将山歌、黎歌、涯歌的精华融入唱腔,形成了富有个人特色的唱腔风格。

三年艰辛学艺,林秀槐具备了独立演出的能力。农忙六月、十月,乡民无暇看戏,其余月份的戏约不断。每次一做就是三五天,甚至十多天,因此请他做戏得提前一两个月预约。

从艺六十载,万本真情戏

那些年,林秀槐担任大队干部,白天在大队上班,夜晚下乡做木偶戏,演一本戏收三元钱。演出的地方多在林头一带,有时也到霞洞、山阁、坡心等地。

单人木偶戏的道具包括几十个木偶、打击乐器等,都装进木偶箱,重量便有百斤左右。那时,木偶戏艺人多用一根扁担挑着戏箱,穿梭于邻近乡镇村庄,把木偶戏送到老百姓中间。但林秀槐例外。

“我从未自己挑过戏箱。”林秀槐笑着说,从艺六十载,他演了近万场木偶戏,戏箱向来由雇戏的人派人来挑;演完归来,也有同伴负责把箱子挑回去。他刚出师就有人跟着他学戏,那些同伴其实早已把他当成师父。

到了村里,他通常在房前屋后的空地、晒谷场或村民家的厅堂,利用木方桌、戏箱、木条搭起小戏棚,便在戏棚这方尺空间内开始单人木偶戏

表演。戏棚四周挂起布幕,遮住坐在后台的表演者、乐器以及“候场”的木偶,前台则是敞开的,为木偶表演的戏台。

“咚咚……”经典的木偶戏配乐一响,林秀槐响亮的唱腔便从戏棚里传出来。木偶依次登台,演绎不同的角色,或怒或喜,或揖或拜,仿佛活了一样,颇有市井烟火气。台下观众顷刻入戏,只随着木偶的一抬手一扭头,心弦忽紧忽松。

单人木偶戏有文戏、武戏两大类,文戏以唱、做为主,动作较为细腻、舒缓,偏重表现人物情感和故事情节;武戏以打斗、翻腾、武打场面为主,动作激烈、节奏快。林秀槐喜欢表演文戏,他表演的《薛平贵别宫回窑》尤其精彩,为电白许多戏迷所称道,每次表演现场观众甚多,更有戏迷将其录制下来,回家细细品味。

一生守护情,满怀传承愿

林秀槐凭借精湛的单人木偶戏技艺,得到了业内认可:2006年被推选为电白县木偶家协会副主席,2008年被正式认定为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单人木偶戏)代表性传承人,2016年被《广东省民间艺术传承人志》收录。

“以前,一年做一百多本戏,做了六十多年,粗略算下来,有一万本戏了。”林秀槐说道。其间,他带了二三十位徒弟,将技艺和经验无私地传授给他们。其中几位徒弟原本就是木偶戏艺人,为求精进再拜他为师。2024年,他又收了三位徒弟——羊角镇陈有年,坡心镇梁成利,市区周宝丽。

如今,林秀槐年近九旬,说话依然中气十足,但不再登台做戏。“年纪大了,爬不上八仙

桌喽,做戏得坐在桌面的戏箱上。”虽不上台,他传承推广木偶戏的脚步从未停歇,近两年仍帮徒弟接戏,并结合实践经验,悉心传授做戏的诀窍,只为将这门技艺传承下去,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接班人。

时过境迁,昔日风靡的木偶戏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渐失喧嚣,艺人亦年事渐高。林秀槐把希望寄予下一代,每年至少进校园一次,为孩子们唱木偶戏。“学生们听得入迷,掌声雷动。”他笑道。此外,他频频亮相各类非遗展演,即兴做戏,木偶于指掌间活色生香,观众无不惊叹。

正因这份守护之心,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只盼单人木偶戏薪火不息,再绽时代光彩。

单人木偶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朱国新

一方戏台六十载 万千角色只一人

文/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林夏



朱国新。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柯丽云摄

朱国新,1943年生于茂名羊角镇,自少年时代初执木偶,至耄耋之年仍躬耕乡间戏台,将六十余载的光阴默默奉献给了单人木偶戏艺术,只为守护并传扬这门技艺。2008年,他被广东省文化厅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单人木偶戏)代表性传承人。

入行: 拜师学习木偶戏

朱国新自小就是单人木偶戏戏迷,邻近村庄若有木偶戏上演,他总到场观看。16岁那年,为谋生计,也为把童年的热闹延续下去,他拜羊角镇单人木偶戏艺人林国芳为师,一头扎进这门独挑大梁的木偶戏,从此再没离开。

那时正值20世纪50年代末,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相对匮乏,木偶戏成了老百姓的“心头好”,被粤西百姓亲切地唤作“鬼仔戏”。木偶戏分为大班、中班和小班,单人木偶戏属于小班,整场演出由一人独立完成。

单人木偶戏唱腔以本地民歌为骨架,融入粤

剧板眼,七言或十言一句,伴以奏乐,有完整的“击乐谱”,而最难点在于表演者需同时操控木偶、唱念台词、打击乐器,甚至完成如舞剑、格斗、斟酒、写字等高难度动作,节奏与动作需高度协调,技艺要求极高。

“难不难,我都得学下来。”带着挣钱养家的责任,他认真观看师父表演,用心聆听师父教诲。勤学苦练之下,他将“生、旦、丑、公、婆、净”等十大行当的唱腔、台步演得栩栩如生,配乐娴熟。一年后,他就能独自挑梁,唱完整场单人木偶戏。

表演: 一人撑起一台戏

每逢年例期、神诞期或者红白喜事,村民会请演单人木偶戏。朱国新的戏约很多,需要提前一两个月预约。做一场戏能挣两三元钱,而那年代普通职工月工资仅三十元左右。

表演日,他把锣鼓、木偶一一收进木箱,扁担两头一挑,步履不停歇,准点到村。白天村民要干活,木偶戏自然排在夜里。开戏前,本村村民早早就到场占位置,周边村庄的戏迷也闻讯而至,有时一场戏能吸引一两千名观众。

“睇鬼戏嘍!”在村民的相互招呼声中,朱国新打开箱子,搬出木偶、布幕、锣鼓,在空地上搭起只能容下一个人的小戏棚。戏棚底下摆着一张八仙桌,他坐在桌面的戏箱上,隐在

布幕后,木偶也在布幕后整齐摆放着。戏棚前观众越围越多,大家翘首等候木偶戏开始。

“咚咚——”朱国新坐在小小的戏棚里,用敲击乐器宣布了一场木偶戏的开幕。古装打扮的木偶角色轮番登上戏棚前台表演,朱国新则在后台操控木偶打头,切换腔调念唱戏文,不时敲击乐器,一人演尽生旦丑丑,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单人木偶戏底蕴深厚,最盛时剧目数百。朱国新专工武戏,剧本多从历史演义里得来,弘扬尽忠报国、侠骨热肠。像郭子仪系列的《七子八婿》,一套演下来,锣鼓紧、唱腔亮,引来喝彩阵阵。

传承: 守正创新出精品

在繁忙的表演实践中,他对单人木偶戏的理解更加深入透彻,也更加热爱。1980年起,他开门收徒,后来还当了电白木偶戏艺人协会副会长。他培养了十多名徒弟,使他们成为当地单人木偶戏支柱。可惜,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发展和娱乐方式多元化,单人木偶戏渐渐“老去”,难以获得年轻人的青睐,观众数量锐减。

“单人木偶戏既要保留传统精髓,也要唱出新声!”走访交流取经后,朱国新给自己定了方向。他一头扎进戏里,翻史料、绘脸谱、改机关、做新衣,让木偶“活”了,也“俊”了;又把成语典故、诗词歌赋巧妙融入唱词,古今混搭,庄谐并

出,观众听得过瘾,他也唱出了名堂。

后来,朱国新联合一批单人木偶戏老艺人,编了《洗夫人传》《荔乡新风》等一批新剧目,让单人木偶戏贴合年轻观众的口味。最叫座的是《洗夫人传》,那是朱国新在2005年啃完一摞史料,写成的18回连台本,够唱10晚,场场爆满,成了他的“看家戏”。

2007年,茂名木偶戏(单人木偶)被列入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朱国新被认定为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单人木偶戏)代表性传承人。2016年,他作为木偶戏传承人被《广东省民间艺术传承人志》收录。

推广: 非遗技艺进校园

从艺六十多年,朱国新对单人木偶戏道具十分珍视,也引以为傲。他常参加“木偶戏进校园”活动,为学生表演《岳云退金兵》《白蛇传》等经典木偶戏,并讲授木偶戏的起源传播、艺术特点,尤其是讲述木偶制作、操作的精妙之处。

“可别小看这些木偶,它们并不简单。”朱国新说,从选料到雕形,全是独门手艺。一副行头得备三十到四十个木偶,生、旦、丑、公、婆、净等十大行当齐全,脸谱一式一色,绝不重复。学生们零距离看到木偶口眼都能灵活开合,抬手挑眉便见喜嗔,兴奋又好奇,捧着木偶不停赏玩、琢磨。看到学生们的热情,他倍感欣慰,更加坚定

了把单人木偶戏传承下去的决心。

他还投入大量精力,新编了禁毒、法治等题材的单人木偶戏,让学生在观赏木偶戏表演中获得教益。

“观众少了,靠演木偶戏难以养家糊口,学戏的人自然就更少了。而且,想把单人木偶戏演得扎实,必须耐得住寂寞,可多数年轻人既缺乏兴趣又吃不了苦,挑选接班人成了大难题。”他无奈地说道。不过,他不轻言放弃,打算把自家改成单人木偶戏传承基地,继续收徒传艺。只要有人想学,他就一直教下去,把这项非遗技艺一代代传下去。